

电视文学

杨康 王沁◎著

大使

错综复杂的情感纠葛
身系家国的民族情怀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杨康 王沁◎著

大使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信使/杨康 王沁 著. —北京: 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11. 10

ISBN 978-7-5113-1026-2

I. ①大… II: ①杨…②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07606 号

●大信使

著 者/杨 康 王 沁

出 版 人/方 鸣

责任编辑/崔卓力

形象包装/郭小军

版式制作/晓 月

责任校对/孙 丽

经 销/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/710×1050 毫米 1/16 开 印张/24 字数/476 千

印 刷/北京溢漾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/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/ISBN 978-7-5113-1026-2

定 价/42.00 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 邮编:100028

法律顾问: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:(010)64443056 64443979

发 行 部:(010)64443051 传 真:(010)64439708

网 址:www.oveaschin.com E-mail:oveaschin@sina.com

第一章

超强飓风把海天搅得混沌一片，电闪雷鸣中照见一艘帆船有如飘摇的小树叶在波谷浪尖中起伏跌宕。马来半岛外洋，一艘从实叻坡（新加坡）驶往中国的客船，暴雨有如瓢泼般地浇注在人们的身上，狂风轻而易举地撕裂着三桅杆上的篷帆，人们惊恐万状地来回奔突着。

19 世纪末，西方的轮船虽然已在太平洋上横冲直撞，然而往返于中国和南洋的华侨们依然只能乘坐木帆船。闽南水客郭永泉正好乘坐这条帆船返乡，三十开外敦实的身躯任凭风吹雨打，手中紧紧地夹着一包用油布包裹的物件，无助地向黑黢黢的海天祷告。

郭永泉：“老天爷啊，我身上带着上百封南洋乡亲们的家书，保佑我平安送回唐山（中国）闽南吧。”

咔嚓一声巨响，主桅杆应声而断，不少靠近船帮的人被扫落大海。巨浪高高地托起帆船，就像被巨大簸箕抛来抛去的瓜子皮。又一个倾覆，船体分崩离析，被埋葬于海浪之下……

福建闽南，晋江安海街头，有一座名为“好香居”的酒楼。装潢颇为体面，里面摆设齐全，宽敞明亮；楼下灯光辉煌，热闹异常。二楼仅有一席三人，气氛倒似剑拔弩张。这三个人为主是在县衙班房任头目的蔡乌皮。

蔡乌皮：“今天我做东。你们双方：一方是我的母舅大人，英宁番客乡的族长，宗亲会理事；一方是我的拜把兄弟，地方治安会的主事阿七。为庙门香火收费一事对簿公堂，各执一词，大伤和气。县太爷杜大人让我给双方递个话，解开纠葛，私下了结为好。”

老族长：“都是地方上的人，谁不知道谁。想拿治安会压老朽没门，老朽吃的盐比你们吃的白米还多。”臭头七：“您老也别想拿宗亲会做挡箭牌。番客乡非但不服管辖，还跟我兄弟过不去，出手伤人。”老族长：“番客乡怎样了？闽南上七县下八县哪个乡没有几十口人过洋？我们英宁是多了些。但这几年断了侨批，又遭遇荒旱，日子不好过，宗亲会也难以继。你们连那点香火钱也打主意，难怪后生家们忍不下这口气，说你们是见百姓凶如虎，遇歹徒胆如鼠。”蔡乌皮：“母舅，说到番客乡，我要提醒几句：按大清颁发的‘禁海令’，沿海庶民不得出洋捕鱼经商，私下南洋出国者视之为‘逸民’、‘通贼’。”说到这里

特地加重口气，“近些年虽已不加严禁，朝廷乃三令五申整饬海疆，您老的宗亲会有责任约束本族子弟，休要横生事端。”老族长：“贤甥在县衙任职，该知道他们都是本分人。只是兔子逼急了也会咬人。”

蔡乌皮：“众人的事您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何必要太认真。要知道近日杜大人放出风声，宗亲会任期届满就要改选，有几个乡里老大都在暗中活动。”老族长：“宗亲会改选？”蔡乌皮：“是啊。母舅及一方乡绅，颇有重望，一旦落选……”老族长：“依贤甥你的高见？”蔡乌皮：“各地治安费是要交的，这是老规矩了。您有为难，何不在村里几亩公田做点文章，不就有收入了。老七也不必太计较，我母舅他拿得出，你就收得下。以后英宁乡的红白喜事，庙会佛事以宗亲会为主操办。老七治安会一旁多少协助就结了。”臭头七：“有皮哥这句话，七仔敢不从命？！”蔡乌皮：“母舅您老有何见教？”老族长：“既然贤甥裁决，我也别无他言，只是……刚才所说改选的事？”臭头七：“您老人家就放心了。皮哥是县太爷杜大人当前红人，还不是外甥点灯笼照旧（舅）。”三人齐笑。蔡乌皮：“说到杜大人，他倒有一件更重要的事还须仰仗两位。”老族长：“老祖公有何吩咐？”蔡乌皮：“朝廷又下旨各地官府加紧筹措偿还‘庚子赔款’事宜。本县也分摊一定份额，拟在三日后宝盖山下的大圩市上起征捐税，届时还要借重两会相助。”臭头七：“我们治安会兄弟全体出动？”蔡乌皮：“那是自然，圩市上几千人，要多加兵勇，到时候一律穿上号衣，与衙门兄弟们一起行事。”老族长：“宗亲会都是七老八十的老人，出不了门……”蔡乌皮：“母舅只需在宗亲会上提个头，宣扬体恤时艰共担国难、臣民为朝廷分忧的道理便可。”老族长：“这倒差不多。”蔡乌皮举杯：“到时各方都有好处。这叫一好连三好，干！”

两天后，大海已恢复平静，海风习习，旭日东升。谁想得到这片大洋曾有吞食船只的狰狞面目？有一艘大轮船突突地行驶在洋面上。这是一艘荷籍客轮，不少乘客走出船舱来到船头宽敞的甲板，观赏大洋日出壮观情景，舒展身体。有一年近四十岁的法国大川公司董事长罗伯特带着10岁的小女儿露莎走到船舷，他们旁边是一位身着西装三十出头的闽南人郑义秋。双方点头微笑示意后各自观看周围海景。海鸥上下翻飞，飞鱼时时跃出，引起小露莎的阵阵惊喜叫声。

郑义秋凝神远望，忽然指着船头右前方。

郑义秋：“看那儿，海里有人。”罗伯特用生硬的中国话回应：“有人，掉海了。”

甲板上的男女乘务都朝郑义秋的手指方向看，一时七嘴八舌：“是人吗？……好像是一截木头。……是木板，一块木板？”

郑义秋：“是人，还是中国人，头上缠着辫子。救人，快救人。”

荷兰船长听到众人呼叫不想理睬，未料罗伯特咚咚地跑上驾驶员舱表示抗议。

罗伯特：“你马上派水手救人，否则我要向贵国政府控告你！”

在海上浸泡两天两夜的郭永泉，自小在家乡练就的海中生存本领，人称“海蛮子”，不离不弃地一手托住油布包，一手夹住船板而没有沉入海里。但他已失去知觉，如木头似地漂浮着。

船长逼于郑义秋、罗伯特等中外乘客压力，只得下令放下吊艇，派水手下海打捞，终于把郭永泉连同他紧抱住的油包一齐送上甲板。

郑义秋焦急地扶住僵尸一样的郭永泉，船上的洋医生立即实施抢救。郑义秋对洋医生说：“把他救活，费用我出。”

罗伯特：“我也愿意承担费用。”

医生给郭永泉打了一剂强心针，郭永泉渐渐睁开眼睛，用闽南话低低地问道：“这是在何地？”

郑义秋惊喜地说：“这是荷籍公主号轮船。你也是闽南人？老乡啊？”

郭永泉如梦如幻地说：“闽南，老乡？”便又失去知觉。

洋医生：“快把他送进护理舱。”众人一阵忙碌，抬起郭永泉。

闽南石狮宝盖山有座石塔，人称姑嫂塔；有一条古驿道绕山而过。在驿道口立有一个牌楼，斑驳的匾框中依稀可见4个字：“永宁圩市。”它的后面是一大片空旷之地。

由于久未下雨，三月天清晨就有些闷热，但野地里早已用竹篾片、油篷布搭起简易帐篷，这都是当地各种小吃摊点，赶着大圩市多做些生意，挣点活命钱。一会儿炊烟袅袅热气腾腾，叫卖声、敲击声此起彼伏。只见大路口走来一长一少，他们穿戴齐整，举止稳重。长者是往厦门赴任的候补道员尹雨民，少者是贴身跟班阿福。

阿福：“爷，放着驿站你不歇，偏拐这荒山野岭来。”尹雨民：“难得有此空闲、有此机会能赶上当地圩集。古人说入乡随俗、事必躬亲方能解疑释惑。阿福，你这个名字跟福建有缘，就未必知道福建为何称闽，此地又为何称闽南？”阿福：“小的孤陋寡闻。但这与爷到厦门接任有何干系？”尹雨民：“干系可大了。食皇家俸禄，替朝廷分忧。为官一任，如不能为一方百姓排忧解难，岂不辜负朝廷重托，黎民的期待。”阿福：“小的只听说南方自古为蛮夷之地，多未开化，闽南也属其中吧。”尹雨民：“史书曰：八闽原为南蛮之地，古越人聚居之所。其人以龙蛇为图腾，生性剽悍勇猛，以打猎、捕鱼为生。”阿福：“那不都是茹毛饮血的生番？”尹雨民：“自秦汉以后中原人数次大批南迁。与古越人渐趋融合，也改变单一生活模式。学会耕织商贾，崇尚孔孟之道。但是史官乃称此地庶民仍保持好勇斗狠、纷争健讼的习性。”阿福：“如此说来，爷这次南调，是趟苦差使。要有所防备。”尹雨民：“防备倒未必。在上任前不可暴露身份，不得鲁莽。”阿福：“小的知道了，爷是想借机微服私访，体察民风民情？”尹雨

民：“这倒让你猜对了。你可闻到阵阵牛肉香？前面定有牛肉卤面摊点，咱们先垫一下肚子。”阿福：“好嘞”。

一块写有牛肉卤面的招牌挂在帐外，摊点老板见有客人来高兴地唱起喏：“有请客官里面上坐，本店风味小吃是正港祖传手艺、便宜又可口。”

尹雨民：“请老板来两碗牛肉卤面，两碗馄饨，多放些辣椒。”

主仆两人坐定，阿福一抬眼望见宝盖山上的石塔。

阿福：“爷，这山上还有一座石塔，却因何孤零零地伫立山顶？”尹雨民：“不错，这石塔一定有讲究。敢问老板，那山上的石塔可有称呼？”老板：“有，有。想必两位客官是初来乍到。这是远近有名的姑嫂塔。”尹雨民：“姑嫂塔？塔而用姑嫂命名，定有传奇。”老板：“说得对极了。明朝以来，本地就有人出洋谋生，传说几百年前有一人家夫君下了南洋未回，姑嫂两人抱石登山，垒石为塔，期盼亲人回乡团聚而得名。每回赶圩大集，尚有不少人登山祭塔呢。”

阿福：“本地下南洋的人多不多？”老板：“此地属永宁卫，山多地少、土地贫瘠、十年九旱，耕作艰难；加上常遭倭寇侵扰，生死难料，故不少人外出找活路。本朝下旨海禁后，不准出海捕鱼，更有不少人家的男人纷纷结伴下南洋。”

尹雨民：“永宁卫原系大明海防重镇。未料现如今倒是名副其实的侨乡。”老板：“侨乡在当地人称番客乡，十里外的英宁就是有名的番客乡，有的一户有好几个男人下洋出国。”

说罢送上卤面、馄饨，上面漂浮着焦黄的红辣椒，真是色香味俱全。主仆两人满意地享用。

不远处有一座茶店。在“留香茶肆”的幌子下，一位徐娘半老的茶老板忙着张罗。衙吏打扮的蔡乌皮与臭头七等人围坐茶桌旁，细斟慢品闽南功夫茶。

蔡乌皮：“好茶！这‘留香茶肆’名字也起得好，茶汤入口，齿颊留香。”臭头七：“香茶，这是老板娘特意让人从山里带来的新茶。”老板娘：“只要官爷喜欢，小店还为各位准备几包带回。”蔡乌皮：“好个知趣的茶老板，爷等不会亏待你。我们有事相商，你且忙去。阿七，文书和人役都准备妥了吗？”臭头七：“都准备妥了。皮哥，你看今天圩场一大早就来了不少人，看来收获一定不少。你在杜大人面前包下本乡捐税，不出半年少说也能捞一两万。”蔡乌皮：“小点声说话。这还不是你替我出的主意，有了钱好捐官，就有出头之日。只是如今想捐个官，没三五万能拿到花翎顶戴？”臭头七：“这叫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。可一旦捐了官，皮哥定然青云直上，到时别忘了小七。”

蔡乌皮呷了口香茶：“你我是一根绳上拴的两只蚂蚱，只要蔡某出了头，也一定叫你扬眉吐气。”臭头七：“全靠皮哥提携。”蔡乌皮：“你做事要稳妥点，可别再像上回为了收几个治安费跟宗亲会闹翻天，要不是我出面解围，你如何下

台？”臭头七：“这回都按皮哥吩咐的办。”蔡乌皮：“那好。今天大圩人多，应增派一些兄弟把守各方路口，别让一男半女溜掉。”臭头七：“好的，我这就去安排。”

郭永泉在护理舱睡了一天一夜，郑义秋一直守在身边。终于在第二天早上又恢复了知觉。洋医生正用听诊器检查相关体征，他心脏强有力的跳动让洋医生表示赞叹。

洋医生：“他的心脏很好。其他也没问题。”郑义秋：“谢谢医生。”郭永泉露出疲倦的笑脸，挣扎着想抬起上身，却又躺倒。

洋医生：“你还不能动，还要静养。现在可以给他进食了。”

郑义秋转身而出，正好碰到罗伯特与小露莎前来探望。

洋医生：“请勿打扰，他需要静养。”罗伯特：“好的，我们只看一眼。”

就在舱门口，父女双双向躺在病床上的郭永泉招招手。郭永泉艰难地抬起手致谢。

洋医生与罗伯特父女一同走出，边走边谈。

郑义秋买来牛奶、面包等早点，推门而入。他帮忙把郭永泉上半身垫高，好让他用餐，郭永泉很是过意不去。

郭永泉：“这位先生，劳累您了。”郑义秋：“说什么话。谁还不遇上三灾六病的。我姓郑，名叫义秋，属龙的，晋江后坑人。”郭永泉：“咱们是同乡，我是英宁人，我姓郭，名叫郭永泉。叫我阿泉即可，属牛的。”郑义秋：“你比我年长两岁，我该叫你泉兄。我们后坑到你们英宁就二十多里山路，一个靠山，一个靠海。”郭永泉：“虽说我比你大，但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该称你为恩公。”郑义秋：“咱们都不用客气，闽南人出门在外就是一家人。”

郭永泉猛地想起：“我的油布包呢？”

郑义秋：“在你的床角呢。”

郭永泉一看，伸手想拿，郑义秋替他拿起后放下。

郑义秋：“原封未动，我看着呢。如果我没有猜错，你这是带着南洋批信返乡，就是大家称呼的‘水客’？”郭永泉：“正是，我就是往返唐山与南洋，专门携带乡亲批信的‘水客’。”郑义秋：“你落脚在哪个埠头，这次遭遇飓风了？”

郭永泉：“我与家兄到实叻坡继承父亲的一片杂货店。闽南乡亲在马来亚、实叻坡等埠头谋生的不少，每回收集各埠头乡亲们的家信和钱款携带回家，已经3年没有回唐山老家了。原因是几次乘船都是遇上台风，年前还在七星海遇上海盗，侥幸逃过劫难。这一回出洋又赶上大台风，把整条帆船都砸得稀巴烂，幸亏你出手相援。……”

郑义秋：“说起来真不容易。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。”郭永泉：“郑先生是到南洋经商？”郑义秋：“说来也话长，我是被官府所逼出洋的，还牵连我的家人。家兄他们为避难才从泉州搬到后坑。”郭永泉：“家里还有什么亲

人？”郑义秋：“卧倒在床的家兄和大侄女和小侄儿，泉兄家里……”郭永泉：“母亲早逝，父亲在实叻坡于前几年病故。老家也就是家嫂和三个侄儿女。你这趟回唐山，可回后坑看看？”郑义秋：“这回有要事在身，怕抽不出时间。其实，我很想念他们。”郭永泉：“是啊，南洋客谁不惦念闽南老家的亲人。”

正说着，洋医生进来例行查看。

天已大亮，络绎不绝的赶集人群从四面八方涌进圩场，有的推车，有的挑担，有的牵羊，有的赶鹅。

来自靠海的英宁村年纪35岁的妇女郭张氏与3个子女赶集来了。大儿子郭其昌17岁，身材适中，皮肤黧黑，一看便知道是个喝海水长大的。他推着一辆独轮车，一边坐着8岁的小妹郭其巧，一边是母亲张笑治织的几匹土布。郭张氏一手提着竹篮，里面放着其昌讨海舍不得吃晒成片的鱼干。一旁10岁模样的二弟郭其盛调皮地把一只小天牛放到其巧的腿上，郭其巧被吓了一跳，幸亏郭其昌用力撑住差点没摔倒。

郭其盛：“其巧胆小，我胆大。”郭其昌：“阿盛，你脚下一条蛇。”

郭其盛满不在乎的样子，但是眼睛一看，吓得跳起老高。

郭其盛：“妈呀，是真的，大哥，快来打蛇。”郭其昌：“你别睬它。它也怕人，没事的。”

小其巧拍手叫好，众乐。

郭张氏：“你们兄妹仨连赶圩也不安生。”郭其盛：“大哥你说话得算数，到圩市让我吃一海碗锅边糊。”郭其巧：“阿妈，我要买一盒四色果。”郭张氏：“你们就懂得花钱。你泉叔已几年未回，南洋音信全无，家里断粮好久了知道吗？”郭其昌：“阿妈，那些讨小海的鱼干也多少能换点钱，省几个铜钱让弟妹开开心。”

郭张氏：“唉，就不知道今天这个圩市行情好歹如何。”

郭其盛与郭其巧双手一拍：“走也！”

另一条小道，来自靠山的后坑村是郑家姐弟郑蕙兰、郑文华及邻居许天青，他们也挑着一些山里的土特产匆匆赶来。郑蕙兰是典型的南国少女，年方十六，细皮嫩肉，眉清目秀，手挽蓝花布包，里面是些山货。弟弟郑文华11岁左右，拉住一根绳赶着一头小山羊跟在后面。许天青是壮实的庄稼汉，年纪十八。他挑着担，一头是松木柴，一头是地瓜干，地瓜干是郑家的，脚步咚咚咚地往前迈。

郑蕙兰：“天青哥，你挑了大老远，快换换我吧。”许天青：“不碍事，再重也压不沉咱这山里人的双肩。你看看文华赶上了没有。”郑蕙兰回头：“阿华，你赶得上吗？”郑文华：“山羊不听话，要不，我会跑你们前头。”郑蕙兰：“你看圩市快到了，咱得占个好地方。”郑文华：“阿姐，记得赶完圩，给我买只大喇

叭。”郑蕙兰：“知道，你说好几遍了。要是读书有这个记性就好了。”郑文华：“我读书很认真嘛。”郑蕙兰：“还说呢，你念那功课，什么子曰诗云、算术口诀，我都听熟了你还摇头晃脑背个没完。”许天青：“文华，你蕙兰姐是个女的，要是男的可了不起。”郑文华：“我姐是我们家的当家人，连我爸都听她的。”郑蕙兰：“阿华，净胡说！”郑文华：“到了到了。阿姐，咱们是在前头，还是往中间走？”许天青：“圩场当然在中间好，早卖完早逛圩。”郑蕙兰：“好啊。”

圩场热闹起来，又一拨人进了卤面摊，大声吆喝老板上卤面烧酒。尹雨民主仆两人则已吃完卤面馄饨汤。

尹雨民：“阿福，结完账咱们到市场走走。”阿福：“是。老板收钱。”掏出碎银搁在桌上。老板：“好嘞客官，找你钱。”尹雨民：“看来你是个本分人，生意又不错，回头我们再叨扰贵店。”

说罢，主仆两人走出门来。老板送到门口。

老板：“小店要开着，欢迎客官光临。”尹雨民：“今天赶上大集市，还能不多招揽些生意？”老板：“难说，买卖人谁做蚀本生意？”

圩场传来几声响亮的铜锣声。众人悚然，静听。

一位衙役站立土台上：“县爷有令，民众听清，庚子赔款，各地均分；追加捐税，收缴朝廷；大清子民，责任在身。圩市设卡，按规执行。”

衙役们在臭头七带领下，在圩场中间搭起简易草棚，草棚里置有案几、上摆有笔墨、账簿等，一张盖有县衙正堂大印的布告张贴在草棚外，人们纷纷上前观看。只见告示上罗列各款各项名目繁多的铺位捐、行业税、附加费，等等。

百姓甲：“杀猪宰羊要收捐，怎么卖鸡卖鸭也要税？”百姓乙：“摆摊设点要收捐，挑葱卖菜也收捐？”百姓丙：“出入关卡、圩场人等，不分男女老幼也得交附加费。”百姓丁：“这不是税外有捐，捐外有费，剥你三层皮吗。”臭头七：“谁讲三层皮？还五花肉呢，把他抓住，胆敢蔑视官府，蛊惑人心，要严加惩处。”

几个衙役闻声冲向人群，但因人多拥挤，说话的人消失在人群中。差役们分开几路，吆喝人们缴纳捐税。

尹雨民与阿福刚走出卤面摊，便看到差役走近旁边的一间肉包子摊。他们赶上前一看。

差役甲：“老板娘，交铺子捐。”老板娘急忙迎上：“官爷要交多少钱？”差役乙：“这单上写得明白，你们这种有搭铺的捐三两银子，附加费一两银子，合计四两银子。”老板娘心惊肉跳地：“官爷，我的肉包子店是小本生意，在安海镇上一个月也才交三两银子的税，这怎么……”差役甲：“这算优待你了，换一种算法，只怕不下五两。”老板娘无奈地：“那还要谢谢官爷开恩。”一边急忙掏钱上交，一边从蒸笼里抓起几个热气腾腾的包子：“请官爷尝尝。”差役：“好说，

好说。”一个收钱，一个把肉包子塞进嘴里。尹雨民：“阿福，依你看刚才那家卤面店要捐多少钱？”阿福：“爷，没有八两少说也要六两银子的捐吧。”尹雨民一笑：“只怕不止，咱们回头看一眼。”

俩差役在卤面摊催讨。

差役甲：“老板，你的铺位大，各项合计十两银子。”

阿福一惊：“十两？”

卤面老板哭丧着脸：“官爷，这、这可是要我半年的税银哪。”

差役乙：“胡说，今天赶大集，特例追征。告示上写得清楚，因庚子赔款，各地分摊。本地分派的捐税一万五千两，凡大清臣民都要为朝廷分忧。”差役甲：“老板，要是再算你铺子里的宰牛税，你说还得……”

老板想也不敢想，拍了一下自己嘴巴：“看我这张臭嘴。”立即倾其所有交付银两。

圩场一角，有两个差役正与一位挑担卖豆花的老头子扯上。好似卖豆花的有些耳背，一直往前吆喝，差役紧追不放。

差役丙：“站住，装聋你哪！”

差役丁追上：“上捐。”

老头子：“换肩？我不歇担。”差役丙：“嘿嘿，老柴头果然装糊涂呢。”一把拉住老头子豆花担的绳索，老人家猝不及防，连连趔趄，眼看就要人倒担翻，幸亏尹雨民主仆两人一个扶老头，一个接住担子，众人都惊出一身汗。尹雨民：“公差太使劲了。要是摔了人如何是好？……”差役丙：“说什么呢，是大爷我太使劲？我只轻轻一拉而已。你眼睛被鸟粪糊住了，没看清？”阿福：“怎么说，你可知道站在你眼前的爷是谁？你才眼睛被鸟粪糊住。”差役丁：“嘿嘿，到这里充爷来了。是哪个林子的野货，真撞枪口上了。拿来！”阿福不觉地：“何事？”差役丁：“合适？又一个装蒜的。”

俩差役大笑不止。

差役丙：“交钱懂吗，你收他们两个人。我收卖豆花的老头。”阿福听明白了：“凭什么要收我们的钱？我们一不经商，二不做生意。”差役丁：“过关人头税，每人一两银子你们俩交二两纹银。快交。”阿福：“这不是明抢……”臭头七上前：“嘀咕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，我罚你一倍信不信？”尹雨民：“阿福，别费口舌，交钱。”阿福很不情愿地付银：“还有没有王法？”

蔡乌皮回到小茶肆，一边品茶、一边与风骚的老板娘调笑；但双眼却盯住外面的一举一动，听见差役、臭头七与尹雨民主仆争执，忽然来了兴致。

蔡乌皮：“阿七，把那两位过路客给我请进来。”臭头七：“你们两个，我们皮爷让你们进去。”

臭头七带尹雨民入茶肆。

蔡乌皮：“老板娘，给两位泡一壶闽南功夫茶。”尹雨民：“不必费心，稍坐便走。”蔡乌皮：“怕收你们的茶钱？闽南功夫茶确实不错，但烟茶不分家，我主你客，不会要你们的钱，边饮边谈。”尹雨民：“久闻闽南功夫茶好名声，不料有幸在海陬处得见，只是公差何事……”蔡乌皮：“刚才不是谁问有没有王法？我看你们穿戴齐整举止不俗，定是知书达理人家。又能谈规论法，蔡某倒有兴与你们议论一番。二位想必知道朝廷与外国签订的辛丑条约之事？”尹雨民：“这是举国上下皆知的大事。”蔡乌皮：“朝廷分派各地筹措赔款也应了然。”尹雨民：“这是理所当然。”蔡乌皮：“本县大老爷为朝廷分忧、替皇上效力，安民告示：举凡士农工商、过往行人都分门别类征税收捐。此地人称永宁卫，原为我海疆重镇，虽已弃置，乃有驿道贯通，理应收取过关费。这是不是王法。”

尹雨民：“公差高论如雷贯耳，执法严苛更令人震动，只是适才一路走来耳听不少商家摊主抱怨捐税太重，菜农贩夫诉求收费过高，贵县太爷应该详查民情家境，量入为出，体察民意。如百姓不堪承受，往小里说有如竭泽而渔，往大处讲只怕民心浮动，就……”蔡乌皮：“足见你外乡不知本地情，本地是有名的侨乡，下南洋的华侨寄钱回家乡，购房置田、光宗耀祖，花钱如流水。在他们身上追加一点捐税，有如九牛拔一毛而已。”尹雨民：“值此朝廷艰难之际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倒也说得过去，但我听说下南洋并非易事，在异国他乡谋生更为艰苦，在海外赚点钱财又能念及乡土亲人实属不忘桑梓之情。”蔡乌皮：“非也非也。这些人说起来都是不忠、不孝、不仁、不义的乱民逆子。”尹雨民大为吃惊：“如何说他们是不忠、不孝、不仁、不义的乱民逆子，敢请公差赐教。”蔡乌皮：“我大清开国后屡颁锁国禁海令，国势强盛震慑一方。近些年朝廷放松管制，致使本地乡民纷纷下洋，所以说下洋者其一抛家离国，是为不忠、不孝；其二抛妻弃子，岂非不仁、不义？”尹雨民：“公差见解真是惊世骇俗。我倒听说下洋者多为寻找谋生之路或是投亲靠友，平心而论也出于无奈之举。”蔡乌皮：“下洋陋习害己又害人。”尹雨民：“莫非公差也曾遭连累。”蔡乌皮：“哼，不说也罢。”饮茶。

有一衙役匆匆而进，在蔡乌皮耳畔细语。

蔡乌皮：“阿七，咱们出去看看。”茶肆内剩下主仆两人。阿福：“爷，不是说这里的人‘好勇斗狠’？我看这里的衙役才凶神恶煞，盛气凌人。”尹雨民：“这叫山高皇帝远。真让人大开眼界。”

罗伯特与女儿露莎坐在咖啡厅一边喝咖啡，一边翻看报纸，父女俩还不时交谈发出阵阵笑声。引得众人会心微笑。郑义秋也走进咖啡厅，罗伯特起身让座。

罗伯特：“先生想喝什么？”郑义秋：“咖啡。”正想回头唤服务生。罗伯特：“让我来，再来一杯咖啡。”服务生端上咖啡。郑义秋：“谢谢。”罗伯特：“我很敬佩先生前日的博爱之举。”郑义秋：“在中国，救死扶伤是做人的起码道德。

比如说海上行船，凡看到落难的人施与援手；看到死难者应该打捞至岸边埋葬，叫入土为安。更有未能回归的亲人已故，也立衣冠冢以表怀念。”罗伯特：“此行专门带女儿露莎前往中国，到这遥远的东方古国。”郑义秋一眼看到桌旁罗伯特放着报纸：“能让我看看您的报纸吗？”

罗伯特：“哈哈，这是搁在箱里的报纸，先生想看送给你吧。”

郑义秋伸手打开一看：“我有事先走。”告辞离开。

郭永泉因正当壮年，在医生和郑义秋照料下恢复得很快，已能起床了。刚要下床，郑义秋拿着报纸推门而入。

郭永泉：“郑先生，有事？”郑义秋：“泉兄，闽南老家情况不妙。”

郭永泉推被起来但尚站立不稳，郑义秋扶其坐下。

郭永泉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郑义秋：“这是一位洋人的报纸，有几条消息说的是有关中国、福建的事情。”郭永泉：“上面怎么说的？”郑义秋：“一条是说各国向清廷催讨庚子赔款的钱项，要求从海关、盐运、物税为主扣还，并在沿海口岸扩建领事馆，划分租界地。”郭永泉：“这些狗强盗，欺人太甚。我最恨这些西洋红毛番。”郑义秋：“洋人中也有好人，比如那对西洋父女挺关心你的。”郭永泉：“哼，假惺惺，别理他们，还有什么消息呢？”郑义秋：“再有一条报道粤闽两省自去年以来不少区域遭遇旱灾。”郭永泉：“这要如何是好？我们英宁都是旱地，三天无雨火烧埔呀。”郑义秋：“后坑虽靠山，旱情严重山泉断流，乡亲们又要遭罪了。泉兄，家里有谁能帮忙？”郭永泉：“我大侄儿算起来今年17岁，长得挺精神，个子跟我一样高，下地能干活，入海会捕鱼，家嫂有他帮忙，应能渡过难关。郑先生你呢？”郑义秋：“家兄有病在床，全靠大侄女里外当家。去年我回去一趟，人说女大十八变，今年16岁，出落得秀丽端庄，人见人夸。”郭永泉：“这就好了。”

两人正想再说，有一条身影从船窗处闪过。郑义秋惊觉，开门追出，已不见踪影。

许天青、郑蕙兰摆的地摊与郭家仅一丈之远。差役们在许、郑摊前一看，开出一张单据，要收三十文捐。

郑蕙兰小声地说：“官爷，我们东西未卖，卖了交行不？”差役：“现在先交，卖完了我们找谁去？”郑文华：“这些东西怕卖不了那么多钱。”差役：“交还是不交？要是算上放牧税、山林税……”许天青：“交、交，我们交。”急忙从口袋里掏出铜钱。

紧邻许、郑的是一老菜农的担子，上面摆放几把青葱，几株白菜，因天旱雨水少，菜叶蔫里巴唧的，老菜农见差役过来，不觉扑通跪倒在地。

老菜农：“官爷，行行好，这几棵葱菜我不卖了，别上税行吗？”差役甲：“说得轻巧，卖了想跑？”差役乙：“对，少收一点，你交八文钱得了。”老菜农：

“我连一文钱都没有卖，官爷不信你搜。”差役甲：“怎么，想抗税啊？”一把将老菜农拎起来。

郭其昌闻声过来。

郭其昌：“这位官爷息怒，他真没钱拿什么交？”差役乙：“没钱就不交？”

郭其昌想一下：“老伯，我买你的菜，给，这是十文钱。”

说毕，把钱交给老菜农，顺手从菜担捡几把葱和菜。

老菜农抖抖嗦嗦地交税钱。

差役甲低声地说：“这小子，有几个臭钱充大佬。”差役乙：“我知道他是英宁村的，家里有两个下南洋的番客。”差役甲：“走，皮爷最恨这些人，敲他一竹杠。”

郭张氏守在撑住的独轮车旁，独轮车两边分别摆着各色颜料的布匹和竹篮子。显然已卖出好几块布料，几位姑娘媳妇似的围着布匹观看，连郑蕙兰也在外边看几眼。郭其盛与郭其巧逛圩场去了。

妇女甲：“英宁乡织的布又细又软，不比外地的差。”妇女乙：“这布料给大人小孩做衣裳都行。买一块吧。”

差役甲、乙吆喝着走过来。众人见状，只得纷纷闪避。

差役乙：“上税了没有？你是英宁的没错吧？”郭张氏：“是，但不知道要上税，以前赶圩也不用上税啊？”差役甲：“以前是以前，今天奉朝廷之命征收，那边不是贴上大布告了。”郭张氏：“妇道人家不识字。”差役乙：“不识字也听见鸣锣吆喝？”差役甲：“别多废话，你这些布卖出不少了吧？”郭张氏：“刚卖出几块。”差役乙：“那好，捐税一起，交十两银子。”

郭张氏大吃一惊：“官爷，我这些布全卖了也不值三四两，算错了吧？”

差役乙：“你家少说有三台织机？”郭张氏：“我家只有一台织机。我们乡下人只是早晚偷闲而织。”差役甲：“一台织机一年算你八两税银是便宜的，今天卖的布捐二两，十两正好。”

旁边郭其昌听见，不由怒火冲顶。

郭其昌：“你是把咱家当布店了吧？”差役乙：“反正就是那么回事。不服气？”郭张氏：“阿昌，咱认了。”从手腕上退下一只玉镯，你拿到路口典铺当了。”郭其昌生气地说：“阿妈！”郭张氏：“还是我自己去，请官爷稍等。”

人们见差役如此蛮横，都在远处看热闹，私下议论。俩差役围着摊位转了一圈。其中一位鼻子特灵，嗅出竹篮里的鱼干味，伸手一掀，现出几条黄橙橙的黄花鱼干。

差役甲：“我说呢，怎么有股喷香喷香的鱼香味，这是一大篮的黄花鱼干。”伸手去拿。郭其昌：“别动！”差役甲：“爷拿几条鱼干下酒，是看得起你。”又拿。

郭其昌一把掐住衙役甲的手：“休想。”

差役甲：“哎哟，你真使劲掐。我买不成？”郭其昌：“不卖。”差役乙：“嘿，臭小子想动手？找死，看老子的刀。”差役甲：“你想造反啊，皮爷、皮爷。”

臭头七与蔡乌皮正指派差役抓紧收缴各摊位捐税，听见叫声匆匆赶来。

臭头七：“老八，叫嚷什么，出什么事了？”差役甲：“皮爷，这英宁的臭小子对收税不满，跟咱动手。”蔡乌皮：“竟有此事？”郭其昌：“不对！他想白拿我的黄鱼干。”蔡乌皮：“黄鱼干？是好东西，英宁靠海，下海捕捞的吧？”郭其昌：“没有，海边钓的。”蔡乌皮：“海边能钓到这么大这么多的黄花鱼？我母舅是你们英宁的族长，你问他不下海能抓到？”郭其昌：“信不信由你。”蔡乌皮：“未经核批擅自出海捕鱼，你可知犯哪条罪？”郭其昌：“我没有。我家一没有渔船，二没有渔网。臭头七：“看来，他是不见棺材不掉泪，皮爷，把他带走。”

差役拥上，郭其昌与之争执，众人围观议论，郭张氏恰好赶回，急忙上前。

郭张氏：“我们交税还不行吗？你们怎么抓人。”郭其昌：“妈，他们抢咱家的鱼干。”郭张氏：“官爷，鱼干是想下午祭姑嫂塔用的，都送给你们。”臭头七：“嘿，说得好听，不卖摆在这里干啥？把我们当小孩耍。”

尹雨民与阿福听见吵闹也赶过来，他拉住一位长者。

尹雨民：“请问这位兄台，这英宁是侨乡，大家的日子过得可好？”

长者哀怨地说：“好？你没看见连一口饭都吃不上，一块布都拿出来卖？这年头侨乡人苦啊，天灾人祸，国难频频，捐税繁多，难呀。不要说下南洋的人一去不返，万里重洋连一封书信也难通。更是让故土的一家老少难上加难。”

尹雨民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不远处，一位年近五旬、衣衫褴褛的妇女边跑边叫：“救人啊！”

众人为之一怔。

第二章

那位老妇人一路跌跌撞撞，踉踉跄跄，幸亏有人看了急忙前去搀扶才没有摔倒。她好不容易来到差役们身旁，一把拽住蔡乌皮。

老妇人：“官爷呀，快救我女儿吧，救救阿衲吧。”

蔡乌皮吃了一惊，用力甩开：“哪来的疯婆子。添什么乱？”老妇人“哎哟”一声倒在地上。

郭其昌与郑蕙兰不约而同地扶起老妇人，两人不觉对视一下，猛地一愣。倒是郑蕙兰大方一些，为老妇人拍拍尘土。

郑蕙兰：“大婶，你慢慢讲，出什么事了？”老妇人：“刚才，刚才我们母女俩走到路口，要进圩场，有几个人问我们两句话，就把我女儿阿衲用麻袋罩上捆走了。”众人议论：“光天化日，强抢民女？”“还走不远，来得及救人。”“快救人啊。”尹雨民上前：“公差，救人要紧。”臭头七：“胡说，爷们哪有闲工夫管这些破烂事。”众人不满起来：“不是收了治安费吗？出事怎么可以不管呢？”“对啊，还收了过关捐、附加费。收钱起劲，救人没劲了。”老妇人跪下：“官爷，求你们救救我女儿吧。”郭其昌也说：“歹徒跑不了多远，再迟怕来不及了。”

蔡乌皮看群情激愤，把臭头七拉一旁。

蔡乌皮：“老七，要不，你带上兄弟去一趟？”

臭头七一吓：“皮爷，你知道是哪条道上的过山虎，还是哪片江水的混江龙？弄不好，几个兄弟都得栽进去。”

郭其昌见蔡乌皮还跟手下在扯皮，猛地从老菜农的菜担中抽出扁担。

郭其昌：“肉给人吃，骨不让啃。谁跟我去把人救回来。”

说毕，带头冲下，有两三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也跟着冲下。

尹雨民拉过阿福：“你暗中帮他们一下。”阿福点头而下。

郑蕙兰：“天青哥，咱山路熟，抄半路截住歹徒。”许天青急说：“阿兰，有官府衙门在此管着，咱一个小百姓充什么好汉。”许文华：“姐，我也去。”说完欲走。郑蕙兰急拉：“不行，你还小。”

一时间圩场内生意都停下，人们左一堆、右一堆地评说着。老妇人由于体弱心急，一下子昏过去，众人又一阵惊叫，郭张氏、郑蕙兰几个女人急忙把她扶起来，有人送来一杯水，便给她喂饮。

轮船的护理舱里，郭永泉依床而卧。郑义秋提着一个藤箱悄悄地推门而进，又随手把门关好。郭永泉急忙起身相迎。

郭永泉：“郑先生，你刚才神色紧张，是否出什么事了？”郑义秋：“现在没事。可我有直觉，我的处境危险。”郭永泉：“有人找你的麻烦？”郑义秋：“你坐下听我说。我告诉过你，我姓郑，老家原在泉州城内。说起来我们是郑成功的后裔。”郭永泉：“国姓爷的后裔，失敬失敬。”郑义秋：“那是先祖的业绩。到我父亲这一代，却也还是诗书传家。我父亲性情随和，乐于助人。但有一官宦子弟仗着官府有人，想霸占我家宅院，在请我父亲饮酒时用计画押强占。父亲酒醒才知上了大当，便上衙门告状。谁知衙门袒护他们，反把父亲打入大牢，还加上郑姓子孙不满官府等罪名，父亲终于病死狱中。我当时年少气盛，把官宦的宅院放火烧了，他们要抓我，打斗间失手杀死一个他们的家人。我也被抓送审，趁天黑我伺机脱逃，一气就下了南洋。”郭永泉：“想不到郑先生一介书生，竟能做此报仇雪恨的壮举，让人更为钦佩。”郑义秋：“其实，兔子逼急了也会咬人。这次回唐山，是我一时大意，以为事过多年，应无大碍，没有稍加装饰。想不到竟在这条船上被一直追查的仇家撞上。”郭永泉：“是哪个王八蛋，你带我去跟他见识见识，不怕他！”郑义秋：“估计他们是一伙的，我与仇家恩怨事小，这次我身上带有一份比我生命还重要的密函。”郭永泉：“腌蜜的蚶？”郑义秋一笑：“是机密文书，此份文件光名单几十个……可能涉及成百上千华侨人的身家性命，你说重要不重要？”郭永泉：“那太重要了。”郑义秋：“因此，就是我出了什么事，也不能丢了这份密函，而且要把它安全送达目的地。想不到在船上遇上你这名老‘水客’，送批信还是你的职业。我把藤箱寄存你这里更是万无一失。”郭永泉：“你放心，只要有我郭永泉在，藤箱一定在。”郑义秋：“要是我出了事，你一定要把密函转交厦门沙坡头客栈吴老板。”郭永泉：“吴老板我认识，我有几次在他那儿住店。”郑义秋：“那太好了。晚上就在香港靠岸，再过两天可到厦门。”郭永泉：“你就放心好了。我已经痊愈了，正想松松筋骨。在海上，三五个大汉我都对付得了。”郑义秋：“那我得先谢谢泉兄了。”郭永泉：“谢什么，我正愁没有机会报答你的救命之恩。”郑义秋：“一看你泉兄，我想你的大侄儿肯定也错不了。”郭永泉：“那还用说，长相和禀性跟我差不离。对了！这回返乡，家兄命我替侄儿筹办喜事呢。”郑义秋：“筹办喜事？这不巧了！”说着竖起两个大拇指比画着。郭永泉一拍脑门：“噢，我明白了，我的大侄儿、你的大侄女恰好般配。好，好，好。”郑义秋：“回老家后，你到后坑一趟，问问家兄和侄女郑蕙兰的意思。”郭永泉：“那当然要，一言为定。”郑义秋：“一言为定。”两人三击掌，高兴大笑。

圩场上，众人边议论边指点以臭头七为首的差役们，都流露出鄙视的神情，蔡乌皮与臭头七颇为尴尬。

臭头七：“皮爷，要不，我们报告杜大人，让他多派些兵勇来救急。”蔡乌